

第一位书友：**第一章：造作与无常**

佛陀不是天上的神。他是个凡人。但他又不平凡，因为他是一位太子。他的名字叫悉达多·乔达摩，他享有优裕的生活，在迦毗罗卫国有美丽的宫殿、钟爱的妻儿、敬爱的双亲、忠心的臣民、孔雀悠游的苍翠花园、还有一群才华出众的宫女随侍在侧。他的父亲——净饭王，尽全力要让他在宫墙之内不虞匮乏，并且让他的一切需要都能得到满足。因为当悉达多还在襁褓时，一位占星家曾预言，太子将来可能会选择作为一名隐士。但是净饭王决心要让悉达多继承王位。宫中的生活豪华、安全而且相当的平静，悉达多从不与家人起争执。事实上，他关怀家人，而且深爱他们。除了偶尔与堂弟有一些紧张的关系之外，悉达多和每个人相处得都很好。

当悉达多渐渐长大成人，他对自己的国土以及外面的世界开始好奇起来。净饭王拗不过太子多次的恳求，答应让他到宫外出游。但他严令太子的车夫——迦那，只能让太子看到美好的事物。悉达多确实尽情享受了沿途的山光水色和自然丰沛的大地。但就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两人遇到一个在路边呻吟的乡下人，被极大的病痛所折磨。悉达多一辈子都被魁梧的侍卫和健康的宫女所围绕，听见呻吟的声音，见到受病痛折磨的躯体，对他来说是一大冲击。目睹了人身的脆弱，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皇宫。

第二位书友：

随着时光流逝，太子好像又回复了平常，但是他渴望再度出游。净饭王再一次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的请求。这一回，悉达多看到一位齿牙脱落、老态龙钟的妇人，步履蹒跚、踽踽独行。他立刻叫迦那停车，他问迦那：“为什么她这样子走路？”

迦那说：“主人，因为她老了。”

“什么是老？”悉达多问道。

“她身体各部分，经长期使用都已经耗损了。”迦那回答他。

悉达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，于是下令迦那掉头回宫。

如今悉达多的好奇心再也无法平息，他想知道外面到底还有些什么，于是和车夫第三次出游。这一回他同样欣赏了沿途美丽的风景，尽览青山绿水。但是在回程的时候，他看到四个人抬着一个尸架，上面平躺着一具毫无生气的躯体。悉达多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。迦那向他解释那个看来羸弱的躯体，事实上已经死亡。

悉达多问迦那：“其他人也会死吗？”

迦那回答：“是的，主人，每个人都会死。”

“我的父王、甚至我的儿子也会吗？”

“是的，每一个人都会。不论你是富裕或贫穷、种性高贵或低贱，都无法避免死亡。这是生在这世界上所有人的最终命运。”

第三位书友：

第一次听到悉达多开始迈向证悟的故事，我们可能会认为他实在是太天真了。

听到一位将要领导整个国家的太子，问出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似乎很奇怪。但其实我们才是真正幼稚的人。在这个资讯时代，斩首、斗牛、血腥谋杀等衰坏与死亡的影像环绕着我们。这些影像非但没有提醒我们最终的命运，反而被拿来作为娱乐和获取利润之用。死亡早已成为一种消费产品。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去深思死亡的本质。我们不去承认自身与环境都是由不稳定的元素所组成，只须要一点小刺激就会分崩离析。我们当然都知道终有一天会死亡，但是除非是被诊断罹患绝症，大部分的人都自认暂时不会有危险。偶尔想到死亡的时候，所思索的却是“我会得到多少遗产？”或者“我的骨灰要洒在什么地方？”诸如此类的事。从这个观点来说，我们才是太天真了。

*

*

第三次出游回来以后，悉达多对于自己无力保护他的子民、父母，以及挚爱的妻子耶输陀罗、儿子罗睺罗免于必然的死亡，感到极度的沮丧。对治贫穷、饥饿、无家可归等苦难他有办法，但是对年老与死亡，他却束手无策。

日以继夜地沉思着这些问题，悉达多试图和他的父亲讨论死亡。对国王而言，这是个理论上两难的问题，他实在不懂太子为何如此耿耿于怀。净饭王越来越担心预言成真，说不定他的儿子真会放弃继承王位、选择苦行之路。不管有没有预言，在那个时代，有权势财富的印度教徒变成苦行僧并不乏其例。净饭王表面上想尽办法来消除悉达多的执着，但是内心里，他并没有忘记那个预言。

然而对太子而言，这并不是短暂的忧伤情绪而已。悉达多完全沉陷其中。为了防止太子愈陷愈深，净饭王不准他再次离开王宫，并私下指示宫中侍卫监视他。就像任何一个担心儿子的父亲会做的，他也尽其所能不让太子看到任何死

亡和衰朽的迹象。

第四位书友：

婴儿摇鼓及其它分心物

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和净饭王一样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会不由自主的认自己和他人避开真相。我们对衰朽的征象已经产生了免疫力。我们告诉自己「不要老想着这些事」，并且用正面的方式来鼓励自己。我们在生日派对中吹熄蜡烛来庆生，而事实上熄灭的蜡烛应该用来提醒自己，离死亡又缩短了一年。我们以烟火与香槟庆祝新年，只让自己忘掉旧的一年永不复返、新的一年难以预料的事实。然而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
当这个“任何事情”令人不满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故意转移注意力，如同母亲用玩具和小摇鼓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一样。如果心情不好，我们就会去逛街，下馆子或看电影。我们编织梦想，瞄准终生成就，诸如海边别墅、徽章、奖座、提早退休、名单、好朋友、好家人、好名声，最好还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到了晚年我们还要有个忠诚的伴侣一起坐豪华游轮旅行，或养纯种贵宾狗。杂志和电视介绍并强化这种快乐和成功的模范让人们去追求，不断地创造新的幻象来引诱我们。这些所谓成功的观念，就是我们大人的婴儿摇鼓。

不论是念头或是行为，我们在一天当中所做的任何事，几乎没有一样显示出我们觉知生命是多么的脆弱。我们浪费时间在影城等候一部烂电影开演，或急着赶回家去看电视现场节目。当我们坐着看广告、等待……，此生的光阴就逐

渐消逝了。

对悉达多而言，仅只一瞥老死的景象，就在他心中生起了追求真理全貌的渴望。第三次出游之后，他好几次试图独自出宫，但都没有成功。在一个不寻常的夜晚，如常的宴饮作乐之后，一个神秘的咒语席卷了整个皇宫，除了悉达多以外，每个人都被制伏了。他在殿中徘徊，发现从净饭王到最低下的仆人，个个都睡得不省人事。佛教徒相信这场集体的昏睡，是所有人类共同累积的功德结果，因为这个决定性的事件，造就了一位伟人的诞生。

第五位书友：

由于不再需要取悦王宫贵族，宫女们睡到张口打鼾、四肢横陈，戴着珠宝的手指浸在咖喱酱中。她们状若残花，风华尽失。悉达多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忙着让一切恢复原状，反而由于这样的景象，更加强了他的决心。她们美貌的消逝，正是世事无常的明证。在众人沉睡之际，太子终能不被监视而离开王宫。他看了耶输陀罗和罗睺罗最后一眼，便悄然地消失在深深的夜里了。

在很多地方我们也和悉达多一样。我们有自己的宫殿——不论是贫民区的单房公寓、郊区的双层别墅或在巴黎的顶层阁楼。我们也有各自的耶输陀罗和罗睺罗。我们也许不是拥有孔雀的王子，但我们有事业、宠物猫咪和数不清的责任在身。所有的事情老是出状况。家电坏了、邻居吵架、天花板漏水。亲爱的人死了；或者他们早上醒来之前，下巴和悉达多的宫女一样松垮，看起来就像

死了一样。也许他们闻起来有秽浊的烟味、或昨晚的大蒜味。他们唠叨不停、而且还张着嘴嚼咀食物。但我们还是心甘情愿地困在那里，不试图逃开。或者我们终于会忍无可忍，心想：“我受够了！”，然后结束一段关系，却又再找另一个人重新来过一遍。我们对这样周而复始的环境从不厌倦，因为我们期待而且相信，有个无暇的灵魂伴侣或完美的香格里拉正在某处等着我们，面对着每天令人懊恼的事，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认为我们可以把它们弄对，这一切都能修理，牙齿是可以刷的，我们可以感到完满。也许我们还会认为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从生命中的课题中学到圆熟。我们期望自己变成像星际大战电影中的智慧长者 Yoda 一样，却不知圆熟只是衰朽的另一个面向。潜意识中，我们期待自己会到达不再需要修理任何东西的境界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“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”。我们深信“解决”的概念。好像我们所有经历的一切，到这一刻为止的生命，都只是在彩排。盛大的演出还没开始。

第六位书友：

对大多数的人来说，这种永无休止的处理、重新安排以及更新版本，就是“生活”的定义。事实上，我们是在等待生命开始。如果有人逼问，大部分的人都会承认自己是为了某种美好的将来而努力，譬如缅甸州肯尼邦克港的木屋，或哥斯达黎加的小屋中安享退休生活。或者有人梦想在中国山水画般的理想山林里，在瀑布和鲤鱼池畔的茶亭中，禅思静坐，安享晚年。

我们往往也会这么想：当我们死后，世界依然存在。同样的太阳会继续照亮

大地，同样的星球会继续转动，因为我们认为从开天辟地以来，它们一直都是如此。我们的孩子会继承这个地球。这都显示出我们对于不断流转的世间和一切现象是多么无知。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云在动，指甲在长，但事实上一切都在变动。孩子们不见得一定比父母长寿，而且他们也不见得依照我们的理想生活。小时候乖巧又可爱的小宝贝，长大后可能会变成吸毒的恶棍，还带各式各样的情人回家。你也许会想：这实在不像是我的儿子，但他确实就是。他们毫不在乎浪费掉你毕生的积蓄，就像人们拿蜜蜂辛苦采集的蜂蜜来泡茶，还觉得理所当然一般。最古板的父母可能会生出最炫目的同性恋小孩，而最散漫的嬉皮却养出新保守派的孩子。可是我们还是执着于家庭的典型，梦想着我们的血统、脸型轮廓、姓氏及传统都能由子孙留传下去。

第七位书友：

追寻真理可能像个坏事

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了解太子并不是舍弃他的世间责任。他不是因为逃避兵役而加入有机农场，或是去追寻浪漫的美梦。他身为一家之主，决心牺牲安逸，离家远行，为的是让家人获得最需要、最珍贵的东西，即使他们并不了解。我们很难想象隔天早上净饭王是多么悲伤与失望。这种心情类似一些现代的父母，发现他们的青少年孩子，学习六十年代的嬉皮花童（许多都来自安逸富裕的家庭），跑到加德满都或伊比沙岛去追求理想中的乌托邦。但悉达多不是用穿喇叭裤、脸上穿洞、染紫头发、身体刺青的方式，而是以脱下太子

的华服来颠覆传统。褪去了种种象征教养贵族的外物，披上一块破布，他成了一名游方的托钵行者。

我们的社会，会期待悉达多留在宫中，享受权势，继承皇统，因为我们习惯以“你拥有什么”，而不是以“你是什么样的人”来评断他人。在我们的世界中，成功的典范就是比尔·盖兹。我们很少想到甘地式的成功。在某些亚洲及西方社会中，父母要求孩子们在学校取得成就所给的压力，已经超过身心健康的承受度。孩子们要有好成绩才能申请到长春藤名校，要有长春藤的学位才能获得花旗银行的高薪职位。凡此种种，都是为了让家族的光辉永垂不朽。有些父母对家族的荣誉感特别强烈，如果要选择让孩子去拯救整个村庄，或是当大企业的执行长，他们会选择后者。

第八位书友：

想象你的儿子有个显赫又赚钱的事业，但他洞悉了老死之后，突然辞职。他再也看不出一天工作十四小时、巴结老板、贪婪地并吞对手、破坏环境、压榨童工、压力不断，只换得一年几周休假的生活有什么意义。他说要卖掉所有的股票，全数捐给孤儿院，然后去浪迹天涯。这时候你会怎么做？祝福他并向朋友夸耀你的儿子醒悟了吗？还是斥责他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，并且送他去看心理医生？

只是对老与死的厌恶，并不足以让太子离开王宫而踏入未知的世界；悉达多会采取这么激烈的行动，是因为他实在无法合理地解释所有已生和将出生的

一切众生命运就是如此而已。如果所有生者都必须衰朽死亡，那么花园中的孔雀、珍宝、华盖、熏香、音乐，放拖鞋的金质拖盘、进口的玻璃水瓶、他与耶输陀罗和罗睺罗的感情、家庭、国家，都将变得毫无意义。这一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一个心智正常的人，会对明知终将消散或不得不舍弃的东西而流血流泪？宫殿内造作的幸福，又怎么能让他继续沉缅下去？

我们也许会想知道悉达多能去什么地方？王宫内外并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避死亡。即使耗尽王室的财富，也不能为他延续生命一分一秒。他是在追求长生不老吗？我们都知道那是枉然的。我们对希腊中的永生神祇、盛满不死甘露的圣杯（Holy Grail）和庞塞德莱昂（Ponce de Leon）带领将士寻找青春不死仙丹的传说也会置之一笑。我们也许以为悉达多也是在追求同样的东西。的确，悉达多是带着某种天真的想法离开王宫的，虽然他不能让他的妻儿长生不老，但是他的探索却没有白费。